



# 燈下譚燈

果軒

假使一切發明都是可以稱讚的話，那麼『燈』的發明者該當最受我們崇奉了，像普洛米修士一樣，他給我們光明，救我們從黑暗中出來。

可惜是，除去曉得愛迭生發明了電燈以外，其餘各種原始的燈，那我就毫無所知。中國字書裏雖然很早就有『、』和『主』一類的字，說着『燈中火、也』等等訓釋，但究不曉得那一位多才多藝的人造成了牠。這也就不去管牠能，總之燈之造福於人類那是不成問題的了。我很慶幸我自己能在這溫暖的煤油燈下寫文讀書，雖然沒有電燈那樣『賊亮賊亮』的，到底不至於囊螢，映雪，或者牆上挖了洞，犯了偷盜罪呀。

常常自己怨艾寄居在有着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大都市（北平）中，而與造成近代文明的電氣無緣，——門無電鈴，室無電話，那先不提，胡同兒裏連根電燈桿子也沒有，這真叫齊心！我們全成了『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市朝大隱了。雖則自己是窮，但是看看鄰居們，一樣是提了洋鐵製的油壺，上大街上跟敲梆子的打八十個銅子一斤的煤油，也就釋然了。況且電燈又有啥子好處，電線走火，還得叫消防大吃一驚，債逼得緊了，自殺有須臾之便；走一個字碼雖然才一毛多錢，電表費却不折不扣地先要七毛五！而況又得時時預備着成包的洋燭，提防着電燈公司跟您告短假，他要收拾機器！還有，夜半醒來，下地撒尿，捻起燈來，刺得二目昏

花，紅圈綠圈亂轉，……好！所以不點電燈，你明白我的意思啦？

我的年老的祖母，他不但愛電燈，甚至也不點煤油燈，他說：『那鬼子油薰得人頭疼』，於是他就成年點着一種古舊的，高大的錫製鎊，那一條用棉花作的燈芯溫和的在一盞清油之中燃燒着，發出一個小小的火燄。這世界真是詩的境界，我雖然很愛光明，但也極愛沈浸於『青鐙照壁人初睡』的霧園中。我覺得讀唐詩就該『篝』這種燈，作回憶的夢也較好；風雨之夕，與知友漫談更好；夜雨秋燈錄所指的那種燈非此不可，若係一百廿枝燭光的電炬，真正豈有此理！便是美孚行的出品也不對勁兒。但話也得分兩頭說，你跟愛人開房間，雖然不希望有多亮的燈光，但那也是電燈上套了綠紗罩夠氣派；跳舞廳自然更不用着這種東西。

同屬於原始的『燈型』，蠟燭就好像豪華一點。絳炬高燒，往往點綴着宮廷的夜宴，或仕宦的樓台。『洞房昨夜停紅燭』是喜劇，『蠟炬成灰淚始乾』是悲劇，但都有鬨氣的意思，比不得焚膏繼晷那麼寒倉氣。以此之故，我鄉在娶和過年的日子，仍然點紅蠟燭；在熒熒的火光下，母親分給我們以壓歲錢和冰糖葫蘆兒，那是多麼值得回憶的事啊！但近來則蠟也有『洋』的，一種細小苗條的蠟，用細棉紗作着燈芯，薄氣，賤氣，俗氣，我頂不愛。外國禮拜堂也點潔白的洋燭，但那就大氣堂皇得多；在故都，我時刻想尋一條像

幼年常看見那種刻着龍鳳花紋的『宮蠟』，但竟沒有了！『金鑪張記』、『聞異軒』、『花汗沖』那樣老舖子也只賣洋蠟，這真使我煩惱。廊坊頭條那些賣宮燈和紗燈罩子的，雖然上面畫着大龍大鳳以及全部三國演義或四季花卉什麼的，但那只是給外國人的桔燈壁燈串燈預備的，點煤油燈或蠟台的主兒，一逕沒有人問津。據說倫敦的住宅中到現在也是少見電燈的，那種保守勁兒倒也固執得可愛（好像是牛津大學在一九三〇年才換用電燈，以前老用着蠟燭和瓦斯燈）。我們中國則不只宋板書和古瓷得在大英博物院或巴黎圖書館去尋，連個地道的中國蠟也看不見，豈不可氣之至！——最近，甚至連鄉村也近代化的很了，出貨糞車和喜事用具的人都帶着煤氣燈，棺材前面放着一派白光，把人們的哀思和黯然的味道趕得淨盡，以我看來，總是件驚世事。

鷄毛小店所點的燈和紅漆大門裏那盞有着『X府大門』

字樣的款式燈籠恰是對比：從黑洞洞的門口望去，煙氣氤氳之中搖搖不定的有一個小火光，陶製的粗陋的形體，也盛了煤油，用火紙或破報紙捻成燈蕊，就那黢點石，讓他冒着噲人的黑煙，與用牛羊糞燒坑冒的煙混而為一，趕大車的車夫和女老闖着嘴，希希溜溜的吃他的大碗面，到口外割『夜麥』的『老漢』和『小夥子』抽着旱烟，這種景象從居庸關以北是隨處可見的，聽着那種被烟噲得『咯兒咯兒』的嗽聲，我就想起『鷄聲茅店月』的詩句來了。至於紅漆大門裏的燈籠下，常常是放着兩條粗壯的矮長凳，廚子，門房老媽子，在這兒度着他們的夏天的夜晚，五太太六小姐的牌運和男朋友作着他們的談資。我們窮酸遭受門房的白眼也往往是

在這盞燈籠下面！

舊年好像專為燈而過的一個節日，除夕是要燈燭輝煌，元宵更是燈的天下。走龍燈，鬧花燈，人們在這上面勾心鬥角，要跟天上的月亮賽賽光明。近來天下已不太平，燈節的熱鬧，早已蕭條得很，雖然西單北大街和大柵欄一帶的老舖子還將歷年掛出的那套繪着西遊記或紅樓夢的絹燈懸出，哄動得人聲鼎沸，但在僻街小巷：幾於處處全是暗如子夜的。與自牧夢梁錄記兩宋汴京和杭城的元宵節真有趣，抄之作爲與今日之比較：

『正月十五日元宵節，乃上天官賜福之辰，……汴京大內前縛出棚，對宣德樓，悉以綵結，山脊上皆畫萃仙故事，左右以五色采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手指內五道出水，其水用轆轤絞上燈籠高尖處，以木櫃盛貯，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以草縛成龍，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上御宣德樓觀燈；有牌曰：『宣和與民同樂！』萬姓觀瞻，皆稱萬歲。今杭城元宵之際，……舞隊自去歲冬至日便是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酒錢犒之，……衣裝鮮麗；細且戴花架肩，珠翠冠兒，腰肢纖曼，宛若婦人；府第中有家樂兒童，亦各動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入聽。……更兼家家燈火，處處管絃，如清河坊將檢閱家，……點月色大泡燈，光輝滿屋；及新開門裏羊司前，有內侍將苑使家，雖曰小小宅院，然裝點亭台，懸掛玉柵異巧華燈，珠簾低下，笙歌並作，遊人玩賞，不忍捨去。諸酒庫亦點燈球，喧天鼓吹……妓女羣坐喧嘩，勾引風流子弟，……諸營班院，於法不得與夜遊，各以竹竿出燈球於半空，遠觀若飛星……公子王孫，……更以紗籠喝道，……佳人美女……墮髮遺簪，難以枚舉。……』

水滸傳上所云：「樓台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的是不假，中國歷史上以宋明兩朝人最會玩，最會享樂，但在受外人侵略一方面，也最精心。娛樂之極必成墮落，這真是沒辦法的事。陶庵夢憶中有兩段純粹燈的故事，一是「世美堂燈」，一是「紹興燈」，文字寫得均好，而後一段尤妙，如云：「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地門師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烟火，擠擠雜雜，小街曲巷有空地，則跳大頭和尚，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圍簇看之；城中婦女，多相率步

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呆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始散……」這是多麼有意思而又樸實的文字呢，看不出有一點亡國之民的色味，真怪。我們現在不單沒有那樣的元宵節，且也沒有了如此的文章，並非我們透着比宋明的士大夫愛國，怕還是銀根吃緊，法幣缺乏，債主子擔不開，所以沒那般心緒耳。

盼不要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更祝一般沈醉在去年元宵時的回憶裏的人們，勿要淚濕春衫袖！

### 燈 蛾

凡蛾類大都有慕光性，喜撲燈火，如穀蛾，麥蛾之類，舊說概曰燈蛾，亦謂之飛蛾。張祐詩，別開紅燄救飛蛾，是也。今博物家所稱之燈蛾，則為蠶蛾中之一種，其體肥大，密生軟毛，前翅亦褐色，有白色粗條，後翅亦有異紋，幼虫色白，密生赤褐色長毛，有脚八對，夏時疾行路中，能為桑麻及各種植物之害。

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可察準水之均調。

### 燈 樹

「開大道事」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 燈 檠

燈架也「唐書胡證傳」取鐵燈檠摘枝葉。

### 燈 謎

「委巷叢談」杭人元夕，多以謎為猜燈，任人商略，永樂初，錢塘楊景言，以善謎名，觀此則燈謎之戲始於明初，相傳有二十四格，今惟存捲簾蝦鬚會意拆字解鈴繫鈴數格矣。

### 燈 籠

以紗葛或紙為之，燃燭其中，防為風滅。謂之燈籠「南史」壁上掛葛

燈籠，「宋史儀衛志」有打燈籠子觀事官八十人。

### 燈 心 草

一名蘭，多年生草。植於水田，莖圓而細長，高三四尺，色綠，夏日，莖之上部開黃褐色細花，莖中有白瓢，可為燈心，莖可織蓆及蓆衣，俗稱燈草。

### 燈 明 石

一作燈光石，「七修類稿」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始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果溫潤可愛也。

### 燈 心 草 科

植物學名詞，此科植物皆草本，其特徵為花整齊，花六片，作鱗形，雄蕊自六至三，雌蕊一，果實為蘋果，如燈心草，石龍芻，皆是。

### 燈 臺

俗稱油燈曰燈臺，「歸田錄」俚諺云，趙老燈台，一去更不來。

### 燈 漏

「元史」大明燈漏，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